

諸位同學，大家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《群書治要360》第四冊，第一單元「君道」，一、「修身」，乙、「戒貪」。

【八、在昔殷先哲王，惟御事，弗敢自暇自逸，矧曰其敢崇飲？弗惟弗敢，亦弗暇。】

這一條出自於卷二，《尚書》。

『御事』是治理國家政事。『暇』是閒散怠惰。『逸』就是舒適、安樂。『矧』是況且的意思。『崇』是聚集。『弗惟弗敢』就是不只不敢。『弗暇』，就沒有空閒。

這一條講，「過去，殷的先人明君畏懼天命和百姓，施行德政，保持恭敬」。這個是舉出殷，商朝殷開國先人這些明君，畏懼天命，畏是敬畏，天命就是因果，知道因果，以及畏懼人民百姓，對人民百姓、天命都恭敬、畏懼。施行德政，就是畏懼天命和人民百姓，所以殷朝的先人明君都實施、執行仁德的政治，保持恭敬。「從成湯延續到帝乙」，從成湯開始，一直延續到帝乙，這些「明君賢相都考慮著治理國事」，能夠把國事治理得好，都是用心在治理國事。「他們頒布政令很認真」，一個政策、行政命令要頒布，就很認真、很謹慎。「不敢自己安閒逸樂」，就不敢放縱自己，認真在辦國事，不敢自己安閒逸樂。「自逸自暇猶不敢」，那就不敢放縱了。自逸自暇，自己放逸，不認真來治理國事，這樣都不敢了，

「何況敢聚眾飲酒呢」，那怎麼敢聚眾飲酒作樂？自己放逸都不敢了，怎麼敢去聚眾飲酒？「不只不敢，也沒有空閒」，也沒有這個時間，因為處理這些國事的時間不夠了，哪有多餘的時間去做這些

娛樂的事情？所以這是殷朝先王他們都是這樣來治理國家，所以國家能治理得好，上軌道。這都是我們學習的地方。

好，這一條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  
阿彌陀佛！